涇林雜記

涇林雜紀卷二

東吳周卿周復俊著

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有之。正德間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導。武宗益創梵宇極金碧之勝。所費不貲。世宗登極始議除之。命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夷鬼淫褻之像巨細不下千百餘。又金函玉匣藏貯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枚。時等請瘞之草野用杜愚民眩

惑之端　上謂埋之必有竊空以惑民者可別
議除時等請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火以滅
其跡金銀像併令銷毀實為千古稱快萬民瞻
仰者也　上盡從之由是歷代醜穢遺踪不得
獨留清禁　大聖作為真出尋常萬萬矣
正德辛未劇賊趙風子流刼河南破泌陽褫職
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冢墓骸骨
無遺取芳衣冠繫庭樹歷數其惡使劍士斮之
詈曰此賊若遇吾必手劍誅之以謝天下進攻

州不克衆欲屠之風子曰馬尚書家在何可
矣此引衆去之尚書馬公文昇也觀此則焦芳
之貪佞亂邦馬公之勳德及物寇賊固已藻鑑
之久矣

段文昌帥荊南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祀必薦以
音樂歌舞習禮者譏之予以為享祀先墓薦以
音樂如廟祀之儀可也式歌且舞或近于褻

陳子昂有言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
宣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由

隆慶改元　恩詔觀之誠然

左氏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

所謂匹也二兩二匹

隆慶改元　恩詔內開建言得罪諸臣遵奉

遺詔存者召用歿者卹錄[illegible]其部遠查開職

名議擬具　奏吏部看得[illegible]得罪諸臣除見

存召用外其身先朝露不幸隕歿但其死不同

大畧有三典刑者上也復其原職特贈二官厚

加諭祭仍蔭一子廷杖而死者次也復其原職

量增一官亦蔭一子或父繫囹圄或遠戍[illegible]
或永棄草澤終得死于牖下者又其次也擬於[illegible]
原職仍贈一官内尚書能決諫止仙亭侃侃得[illegible]
大臣之體御史楊爵數陳一疏義膽忠肝繫在八
十年囹心衡慮始終氣節原無與雙應與杖死[illegible]
者一體録䘏以示優異奉 聖旨是能決准[illegible]
少保還與他謚其餘依擬行
計開
一等官四員俱典刑

楊繼盛容城人兵部員外
郭希顏豐城人春坊左中允
沈鍊山陰人錦衣衛經歷
楊允繩華亭人左給事中
二等官一十五員
熊浹南昌人吏部尚書
楊爵富平人御史　　已上二員爲民
楊最射洪人太僕寺卿
王思泰和人編脩

蒲鋐登州衛人御史
周天佐晉江人主事
薛宗海揭陽人左給事中
曾翀霍丘人御史
裴紹宗渭南人都給事中
張原三原人給事中
許瑜蒲圻人主事
臧應奎長興人主事
殷承叙浮梁人主事

已上一十一員俱赴杖死

三等官二十八員

唐寓瑺山人戶部侍郎爲民

李鏜錦衣衛人右副都御史

豐熈鄞縣人學士

徐文華嘉定州人大理左少卿

楊愼成都人脩撰

王元正盩厔人檢討　　已上五員俱充軍

羅洪先吉水人春坊賛善爲民

楊名遂寧人編脩

張翀潼川人給事中　已上二員俱充軍

張佩大河衛人都給事中為民

劉濟騰驤衛人都給事中

劉琦洛川人給事中

程啟充嘉定州人御史

盧瓊浮梁人御史

馬錄信陽州人御史　已上五員俱充軍

陳讓晉江人御史

桑喬江都人御史

包節華亭人御史　已上三員俱為民

王宗茂京山人御史謫縣丞

余鏓定遠人御史充軍

方一桂莆田人御史

劉魁泰和人工部員外　已上二員[illegible]

陶滋絳州人兵部郎中

余寛臨海人吏部郎中

[illegible]莆田人戶部郎中

章綸錦衣衛人山西僉事

已上四員俱充軍

王與齡鄉寧人吏部郎中為民

楊世芳安邑人刑部郎中充軍

臣復俊伏讀至此仰思俯度迺知言事諸臣目均瞋于九原骨猶香于千古何其幸與自今以往凡有言責官守者孰不欲[illegible]衆美而效之吾君哉斯寔勸天下為臣[illegible]之一大機也

余少時見北燕來巢必于清明左右恒期也巢定生雛羽翼已成則引其雛城闉郊坰無乎不到時或一至舊巢蹁躚懽呼若有戀慕不忘之意至八月社日左右則寂然矣古詩燕知社日辭巢去言其去有定期也余自嘉靖戊戌謝政家居每七月上旬燕飛甚少望後絕無形響迄今每歲皆然豈禽鳥之智知歸途甚遠而欲式遄其歸以避大寒之患邪然當時不然而今也則然此又不可知也

昌黎韓公子梟有金根車之譏而其子縮衮皆
擢第衮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一云梟之子韓
衮者狀元也
秦李斯諫二世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恩施德下
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
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斯去古未遠其言明
信刻左氏亦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太史公
作史記不知何據而云宰予字子我為臨菑大
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嘗見太所有

闕正者皆宇子恭太史公失于考究因誤云然
而使聖門賢者蒙千載不白之謗甚哉子長之
疎也
少時見蘇子由譏子長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
信竊疑子由文章華力求[illegible][illegible]于天而識
以為心不平之今觀史記中孔[illegible][illegible]如
一之大學[illegible]意之中[illegible][illegible]子之木[illegible][illegible]一
文之而獨取子貢之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已
寡婦清相埒故班孟堅刺之曰序貨殖則崇勢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予由之所識淺陋
粗畧者抑猜其紀載失實自相牴牾者言耳若
聖門大賢之學純懿精奧彼亦未知也劉知幾
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
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貨殖為傳獨以子貢
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則前人已及之矣
韓文公詩尾句云昌黎小子韓退之歐公醉翁
亭記尾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其作李守
節墓誌銘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舘客臧丙

壽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二公之作亦皆有本

丘文莊公云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嗟乎今之撫臣亦有念及此者耶

雨中偶讀椒山楊公劾嚴嵩疏拊髀嘆曰斯[illegible]

也洞照奸臣之肺肝矣凡嵩父子蟠結之深崇蔽之巧鉤取之工排擊之險牢籠之祕終身自恃以欺天罔人而謂一世人舉莫之覺者卒于疏焉發之宜乎嵩之沉怒切齒腐心必欲陷公于死而莫之解也嗟乎公今已矣而此疏之光燄若揭諸日月雖與天壤俱存可也

嚴世藩凶德萬端尤為天道所不容者姑舉其畧北虜不恭矢飛城下 天子震驚百辟奔走不皇暇食藩乃雍容娛樂招權徵賄不殊平昔

此何許時而忍爲此也山西陝西地震崩圻山
川改移死者億萬今古所無之大變而藩君罔
聞知　三殿從　皇心所隱也爰採大木于川
貴湖湘爲鯑楠之儲甚非獲已而所司每奏進
木材輙饋銀數千百兩方免指摘容令收受嗟
乎此　王事也而可乘之以徼利邪頻年島寇
肆毒閩中而蘇浙尤甚藩漫漶優游授鉞于撫
臣蒞轂于將帥不問才愚惟賄斯授卒之喪師
僨事如某某賄進獲免而睿倚罔究登禪忠報

巡撫臣曹公邦輔　新兵備任公環

屢獻捷而弗録悠悠蒼天何辜戾至此極也嘉

靖辛酉吳中大水田疇丘墟茫茫巨浸巡撫方

某匿不以聞南北言官乃極陳東南昏墊之苦

奉　詔　旨止云該部知道一毫罔加恤馬潘之

罪惡如此其能免于　聖世之誅乎

世藩豐頤促項舉趾輕高談鋒利捷機智不思

而巧尤鷙害堅忍人有微過終其身不忘時抽

意緒以示低昂于[illegible]之人尤畏甚巷之嵩入總機

務藩輙收攬[illegible][illegible]視中外臣僚若為其家私吏每授一官天下皆曰可而藩獨不下者賄不入也有天下皆曰不可而藩獨持以與之者賄[illegible]也緣是進趨者奔走如狂爭出其門矣

藩氣日驕心志日廣嗜好日繁天下珍奇日益進朱提饜矣黃金繼之黃金饜矣明珠美璧繼之珠璧饜矣人間[illegible]異名畫搜括殆盡有弗與者輙下所司苛切取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章可數也

當藩生辰普天並賀有獻金美人十二各高四

又上飾珠翠列侍于堂光彩耀目
蜀臬金箔一事祖宗怒而碎之藩受金實溺
器絲綿寶藏其間莫測其數初不為異
諸藩貴近衣或潛覘其度數繇鼠帽携褂室中
不盈一寸
昔有一鎮家牙絲為紗者適今二紙合為細縷織成
紗幅長丈停而體不搭又有金絲帳可卷可舒望
之但微迫視乃知為金
蔡如家手私宗亦爲其所製諸所謂者必先見之示

年揆示一冊某某階銀若干某地若干崇卑遠近
盡有定價無容少靳靳即不得顧納呈[illegible]書大
書一通官階地方務必遵其約束毋得少易且
則奇偏中之非直停罷而已
猶精得絕倫晨與裁答四方箋札皆口授[illegible]
以意婉曲多情以此求媚于世愚者[illegible]
璧然比午始出見諸司[illegible]
手自籍記其物貯某[illegible]
乃御麗擁[illegible]嬌妖歌[illegible]

麽數輩已候伺于堦墄矣斯須連袂接几浮白
噭噭蔑廢禮法晋世風流何以望焉闌夜頹醉
始罷乃若絲管遞作聲伎襍進異域珎品萃于
一席此其淺事奚足以云
潘邪[illegible]志尤篤聲色士大夫飾獻名姝莫可
勝紀乃闢一十八院院簡妹絕麗一人主之其
中錦繡珠玉璀璨紛綸皆非人代所有藩每
將歸院輙有雲鬟飛迎左右扶掖華燭高引笙
歌閧沸十八院任其寢處遙泆平旦翻然復起

視事旦旦如一初寒暑雨不易其度其精神壯溢豈天相之與一何矯也

藩宅梲　皇城西南邸舍千間神奇之所貯積又多不能容乃按籍分月運至河西務或張家灣聯艫接軫晝夜直達莫敢少滯綱紀之僕隨其記籍收之連楹充棟歲月增益莫知其麗又于江右省城闢占官基剏建大宅模倣宮闈旁闢洞門中凱華館樓閣雲翔峙鳳飄鸞為他年貯妓之所蓋擬諸銅雀云

淮揚鹽場占奪郎舍歲收銀七處四五十萬常郡宜興受獻莊田二三十萬畝潘貲富至贏而射利雄心日滋未艾州縣佐貳甲官也倉場庫務之司微乎微者也亦必責其賄入而後與之庶官安得不貪乎語云數罟而漁澤其無魚信矣

籍沒嵩瀋家產其在京師及揚州所收動輒百萬令人不復記憶亦已多矣近江西巡按御史奏按諸司籍收袁州所有財產金銀數各萬萬

首飾酒器皆黃金中多嵌奇寶珠玉殊形異態莫可名識羅綺絨葛古銅彝器法書名畫皆紀件數刊刻成書厚逾一寸人覽之者驚愕歎數不可窮而神已先疲凡人間之所珎皆萃于一家而況神異靈奇勢必飛去安能久留于塢窟之中哉予沉覽載籍漢收梁冀資財僅七十餘萬萬元載胡椒八百斛直不滿千金王縉贓賄狼籍曾無奇品王安石引用兇邪與其子雱貽禍宋室未聞其黷貨也無已其賈似道乎而

西湖閣中之所儲亦可窺見今父典樞機子熺凶虐朘國剝民馴致二十餘年之久即如劉瑾朱寧江彬籍收財寶登載可稽亦未能希其萬一也

張綱字伯紀金壇人宋徽宗政和中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時稱五元徽宗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魁必非偶爾宜優奬之命除太學博士綱後立朝樹風節為世名臣宋史稱

王曾宋郊馮京皆中三元曾為名宰相郊京皆爲名執政而五元名節如張公者反獨遺焉亦猶今世之稱三元者不知有忠義之黃侍郎而惟知榮貴之商學士也

宋時三元不止王曾宋郊馮京三人淳化二年孫何慶曆二年楊寘也

父子狀元三家安德裕子守亮張去華子守德梁顥子固世傳梁顥謝中制科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則是

時年已八十有二矣一云蔔中狀元年僅二十有餘與其子同年少年夭折不知孰是

兄弟狀元宋何俟陳堯叟堯佐于嘗按試蜀之南部縣見坊有三元坊二陳馬涓涓則二陳之妹壻也

宋仁宗天聖二年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寶元元年呂溱及第賜大學篇是學庸二書之列于語孟雖二程子之篤信表章而實仁宗預有以啓之也

打字釋文撲也然今人之呼打字或用爲運動轉移施行開拓非專指朴責也如樵柴曰打柴汲水曰打水蹴毬曰打毬揮扇曰打扇曳舟上閘曰打船揚帆使風曰打篷[illegible][illegible]曰打鬨調笑曰打諢擀餅曰打餅網魚曰打魚[illegible]麥曰打麥關糧曰打糧糴糶名曰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曰打[illegible][illegible]索曰打繩合絲曰打線築墻曰打墻沽酒曰打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晨開物件曰打開灑掃堂階曰打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空目打鞦韆挂地翻身曰打筋斗侯天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曰打關節其他打熬打䌙打撈打洗打發之類不一而足取義多端烏可偏泥於朴扶手

國朝狀元邢公寬巢縣人會試北上途中遇大雪車不能行遂止于民舍見其家棟下懸書一冊取而觀之乃孝經而其後有十九章二十章許焉遂黙記之比　廷對　制策問孝經十九章二十章人無知者惟公條答融貫首末不遺遂擢首選

嚴光南陽新野人梅福之婿少與光武同游學

此正在新野時耳後避王莽之亂與福同入呉福為呉市門卒而光乃披羊裘釣澤中光武物色訪而得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乃隠于富春山耳予聞之楊升菴用修説

琵琶音皆平聲唐人詩有音琵為去聲者樂家以自下逆皷曰琵自上順皷曰琶風俗通曰批把言以手批把因以為名批把二字音同琵琶捜神記謂之蟄婆則不知其何觧耳

嘉靖乙卯年島夷寇蘇城時有童謡言暦呈序撒

孫飛虎城頭上排排坐喫菓菓着殺人看放火毛三官人割耳朶盖紀實也而一時臣工之不職于斯見矣

王安石私作日記以掩飾巳非陰謗君上移罪同列奸莫加焉徽尊堯集夫行于世則一代之公是公非幾搖動于奸雄之幽筆矣

宋仁宗圖農家耕織于延春閣哲宗代以山水勤怠治忽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

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奥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通會焉蓋此爲心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擬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神氣在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精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惜微宗之不能用也予以其言典雅有切理道故錄之

錄城省院公署都不栽松惟迎暉門外十里許有松數百畝予于冬月嘗出行其下見鸜鵒百數爲群飛鳴其間茹其實也

犍為石油產于巖穴中淺碧色土人以小罌盛之土封罌口微鑽一竅以綿縷引之點燈供夜照

射洪陰火出井中以竹筒籠之可煎鹾熟百味

貴州有黃腰狸性極滛牝牡出遊十步一合

赤水衛九香虫冬伏水中千百為群三月出水能飛其形如蟲絳羽翠𩓁至冬復潛水底

丁巳八月八日山東陽穀縣血出橫溢城市之中懸噴屋柱之上濺染人衣分湧數處比之慈

溪血湧居民鄭家尤為可駭

濯錦橋東里許江上石犀石人各六云李陽冰作之以厭水怪令人犀各墮其一于于矣

弘治乙丑吾崑刑部侍郎周公廣僉憲張公寬春試已竣二公執瓊禱曰若獲雋則一投得渾否則我等之望絕矣張一投得渾五周一投得渾六大喜即治具劇飲于邸中聲聞達路顧文康公偶過其門訪知其故文康祝曰吾若獲雋則神報之與某某同爰執瓊投之瓊先下

延紅矣獨一瓊夾于稽閣末下公府猶豫甚難之然不可已也縱之下亦得紅遂共入席酣飲闌夕乃罷是歲三人皆登第吳俗投瓊重四與六而尤重四紅文康捷龍頭入黃閣蓋得魁之兆云而司寇公之得六與僉憲之得五又相遠矣孰謂鬼神不前知耶

蜀藩參敎公英遊峩眉山歸謂予曰是山洞壑中皆五色石日射之光彩焕爛上逼烟霄僧稱佛光現非也太史楊公愼云嘗宿一山寺僧譁

詞聖燈至矣望之冉冉而來或有飄入室者撲之乃丹楓葉耳由二事言之則世間光怪惑人之事未可易信也第知者知之而愚者不知故彼留之以誑愚者

一僚友云程門立雪世人稱之然道則尊矣情或未安也視日晉暮侍坐者請出禮也今天氣大雪瞑目而坐既非講學又非論政乃不發一言而俾二賢儼立于側是時僕從伺候于階前亦皆未必無人于情安乎孔子之門必不加

是乎因思伊川侍經筵哲宗憑檻戲折柳枝伊川曰方春發生不宜無故摧折嗣後哲宗不出經筵遂廢又嘗與明道入僧寺各由一門時賓從皆從明道伊川曰此是某不及家兄處乃知和氣謙德自不可少也

唐德宗賜馬燧宸扆台衡二箴箴辭甚典美其寵異君相之道甚悉然信任盧杞猜忌諸功臣幾不能保而忠賢如陸宣公一斥不復又何以是箴爲乎

天水胡公纘宗嘉靖初元為吾郡守郡廳事題古所稱黃堂也予時為諸生見公帖堂柱云居家無不孝之子在朝無不忠之臣風存泰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志慕希文不知後為何人撤去

載鶴遊蜀萬里經行寧無煩擾不如孤山之鶴飛集于烟霞林渚間人與鶴之性皆得也

先正范文正公微時倚文脩舍一日散步圃中履陷一石中積黃白公遽俾土掩之後公嘗讀

遣徒奉書意有所覬公寂然無以應也其徒言
旋公作書貽之僧見書甚恚置几上不視久之
封緘壞爛僧檢發之始知圃窖有黃白凡得若
干萬兩計公生平宦遊所得俸鈔適符窖中之
數永新宋君國華說

弘治某年有日者垂簾談命于武陵橋下貢士
陸君伸何君璧皆積學有文華徒步訪之不告
以姓名求剖官業日者指陸云某科指何云某
科皆舉進士但壽皆不永亦皆不得令終二君

氣甚不平勃罵而遁路逢毛文簡公問將安之公曰聞武陵橋日者甚驗欲往卜出處二君曰大謬大謬毋往也公乃獨詣之日者布筭巳大驚曰公明年必狀元及第某年陞某官某年丁憂後某年復陞某官必登一品公果于弘治癸丑魁多士遷轉迴翔年月無爽後拜禮部尚書晉太子太保一品玉帶歷歷皆如日者之言陸君正德戊辰登進士第朝班有投匿名書者戛月廷鞫竟日遂以賜終何君于辛未科亦舉進

士出守陳州流賊逼城下慮爲所汙因自經而
日者之談命無不驗矣先君說
自古文人罕實而詩人之言亦未足信如子美
贈鄭廣文云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
宋才過屈宋未嘗見之道出羲皇又何舛也少
陵詩史而亦若是邪
晉人有至吳者吳人以菱角食之因問君地有
此物否晉人曰滿山皆是吳人笑之或曰王右
丞詩中採菱渡頭風急又云桃花源裏人家桃

花非拺菱時也右丞其晉人邪予曰此右丞輿到之詩不必泥也因思右丞畫雪中芭蕉宋人以世無此景嘲之然予往來滇蜀間其地芭蕉秋冬蒼翠特甚每每于雪中見之始知世間之物目所未經跡所未到未可執以為無也

儒附釋釋不肯附儒華助夷夷不肯助華然夷之助華間一有之釋之附儒我未之見也

張曲江詞章典則相業亦可觀然獨喜釋氏而輕孔子豈未窺聖學之奧邪

姚元之譏切釋氏頗得肯綮然不知孔子而目爲亞聖其與元人貶孔子為中賢異世一轍蕭瑀以佛為西方聖人所以拒傅奕者甚至可謂佞之深矣然晚年不得于君進退維谷乃表請為僧太宗許之既而有[illegible]不行至蒙太宗譏責累數百言有[illegible]矣豈彼所謂空空者比老而猶不得耶

王右丞[illegible]詞雅諷如登樓歌雙黄鵠歌送友人歸山歌魚山山神女祠歌泊五言律可絃歌者[illegible]

慮數十首七言律粹然者十首田家樂六言五首古詩五七言絶大抵高古清妙信乎秫林之獨游異佞佛也比廢[illegible]尤篤焉妻亡不復再娶蕭然一室日事禪誦至老不衰然觀其獻始與公詩賤子跪自陳可得帳下否何其氣之卑言之下也不將為彼釋所笑哉

嚴挺之與裴寬皆奉佛僧惠義卒挺之服緦麻送于龕所寬為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縗絰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illegible]之

也愚矣哉真名殺之罪人也

吳越間蠶三眠蜀蠶四眠居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蠶繭一年四熟者吏稱善政所致

姚崇云生前易知尚覺難憑身後難究誰見有徵是矣逆臨終遺令汝等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為無益之枉事又何談之乖戾也

脩撰張公泰戎籍隸鎮海衛少時給侍武撫使

家遺侍其子讀書其子文藻日進一日父召之面試文不成怒責之其子曰平日之文皆張某所教也偶庭有鶴揮使屬對曰鶴避茶烟歸別院公應云燕銜花雨過重樓又云半欄夕陽鶴背暖公云滿城春雪馬蹄寒揮使自言曰吾過矣安有異才如是而俾給使令之役耶因待以子姪之禮恩眷有加公畢求得甲申進士入翰林最有聲闔院諸公咸推伏之以為藻思之雄天才之秀儕輩皆莫能及

王右丞倢佛雖其素性然亦有託而逃也右丞昆弟夙相友愛公得罪于凝碧時弟縉願削巳職乞代兄死公之感弟何如也及縉為相倚勢怙權贓賄狼籍公或規之而縉不從且慮其禍之逮巳也于是一意棲寂以養生而免禍焉故曰右丞之倢佛有託而逃也

尚書席公春以議大禮驟加玉帶一朝士曰此帶非玉乃大理石耳

莊定山暴陳白沙獻章馬溪田黃呂涇野柟四

公皆負天下重名定山白沙同舟渡江客談閨閤事甚褻定山辭色俱厲白沙恬然溪田涇野同諸康對山㕑前有妓溪田退步主人肅而后入涇野直入不顧而氣甚和人以是知四公優劣

燕春來秋社恒有定期然亦有至秋社不歸者吳人冬月伐枯樹見其其數十為群口皆啣泥蟄于㰇間

倉庚冬寒潛于幽谷近有見其雌雄伏于川底

土中因發其封而知之也

郭景純云細腰無雌蜂蠆是也大腰無雄黿鼉是也予偶見細腰之蜂定窠于薔薇架間一蜂才破殼而出雄即來與之交乃知大腰無雄其說亦臆蒲荇川渚之涯人固不能測其隱也

禽息曰坐音上聲杜詩黃鳥並坐交愁濕是也今人讀坐字作去聲非子美詠螢詩巧入坐人衣坐亦音上聲

滇中濵水有短柳十月飛花楊太史詩云十月

滇南椰絮輕迎霜斷雪滿江城紀其異也
宋參知政事衛文節公涇吾邑石浦人也髫時
館于里中大姓某氏其家失六鵞童奴懼獲譴
乃逃于里神廟中香案下丙夜有列炬擁盖而
入者廟神出肅之列坐堂上一神問曰今夕來
何晚應曰天門候送明年狀元榜又問狀元是
何許人曰里中衛涇因問案下兒何為在此兒
具以失鵞對神曰鵞乃汝家米囷壓死非逸也
諸神遂散比曉童奴亟歸以神語告其主搜六

鷥果死囷下奴又述衛公及第事時公方夜偶
主人客以女績之明歲公舉進士第一歷職清
華繼參大政按宋參知政事即今之東閣大學
士云公後遜位居于石浦極林池亭館之勝日
與群季消搖觴詠為樂今里人猶能頌其事洎
公寢疾手作折簡命僕齎至杭州客囑至某橋
候有三人一目者即投之僕如言至某橋候焉
忽一日薄莫有乞兒三人俱瞽止存一目扶掖
而來僕即以公書似之中一人曰此衛某書邪

煩傳示可歸矣僕歸以報公即呼家人訣別而逝公德行勲業載在　國史及余所撰東吳名賢記中茲不復述觀廟神報捷于始仙侶示歸于終則公豈凡人也邪

永樂五年二月命西僧哈立麻于靈谷寺設壇薦　皇考妣積十有四日有卿雲天花白象青獅化現雲表諸異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後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如來大寶法王諸號賞賚不可勝紀殊

不知番僧多善幻術諸所見示光景無非幻也
上製佛曲成并刊佛經以傳頒佛經至大報恩
寺是夜塔見舍利光次日現五色光千佛相畢
集頒佛曲至淮安續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
齎諸佛名稱歌曲至陝西河南頒給所在有圓
光諸應此皆哈立麻遺術俾其徒鄰隨至所[illegible]
為之予近見河南山東北直隸凡妖民作亂必
先呈幻相于水中或于雲表愚民眩惑合詞然自
從則其術至今未泯也

永樂十七年鎮守遼東左都督劉公江初至遼于金州衛望海堝築城堡烟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乗海艢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公令都指揮徐剛伏兵堝下百戸姜隆師壯士潛燒賊艢訂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奔擊不用命者軍法從事既賊至堝下舉旗鳴砲伏兵盡起公披髪督兵兩翼繼進賊大敗顛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我軍圍之欲擊公不許

開一面網之仍分兩翼並進生擒數
餘逃匿山箐者復爲陸等所殲無一脫歸
封江寧伯以公善用兵故多
此自是滇上寇息凡數十年
尚哈立麻號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上親勞
尚書夏公原吉曰蠻夷來朝宜示以義若
端一臨則下將若奔走以死而不顧者矣
乃止哈立麻至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
微序于諸侯之上見惟長揖而已

古者日中為市曰市者取其貿易也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趁虛人曰虛者取市散而人歸也淮南北皆稱集曰集者取百物之咸聚也滇南有街子虎街等稱取日之辰而為市也[illegible]喧鬧者取市聲之嘈雜也亦有稱[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河西務取交易諸務之紛紜也

諺云梧桐大如斗家主出外走今人拘[illegible]闤闠中遂不植之慮有死亡遷徙之感[illegible]人之死亡遷徙者多矣豈其家皆植此[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梧桐不穫故詩人詠之曰鳳皇鳴矣于彼
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使梧桐而非嘉樹鳳
肯棲集其上乎古人有云梧桐榮木也名稱榮
木其為美材可知而何不可植之有

侍御斛山楊公爵再入　詔獄也時暑月桎杆
穢氣熏灼有貽之線香者公插于[illegible]側焚之香
爐已滅灰獨不仆公移插諸壁經五日方壞公
于獄中作香灰解以帋之

東禪寺毘盧閣乃巡撫周文襄所建相傳少保

三江毛公冢宰玉峯朱公大學士未齋顧公及第之年鸛必巢于閣上亦異矣嘉靖戊戌邑士無登第者而鸛乃巢于閣之中央人以為弗驗是科狀元乃大河衛十洲沈君坤原籍崑山人

玉峯朱公年十四補庠有人夢公門建牌坊而執役之夫皆青衣方巾莫測其故弘治丙辰公舉進士第一有司為樹綽楔巡行御史偶過其門見之時里胥騎集命之助役焉而里胥則皆青衣方巾者也

嘉靖辛丑余奉 命督學西蜀冬十一月自荊州泝流而上至黃牛峽余撰文以祭黃牛廟神其廟碑文則孔明所撰也太白樂府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泝流之難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則言順流迅速之易然非身履其境亦不知其險易若此也至大灘高灘悍怒聲響如雷舟人以險告鼓勉奮以與來迓者余母及家人輩皆登輿行一里許過清灘抵民家少憩樓上俯視江流憤猛比黃牛峽尤甚

宜舟人之不諳其險也余曰此去歸州不遠若明日得至即當從陸眺覓舟宿焉俯瞰民家樓閣如在天上次早順風揚帆搖櫓擊鼓過黃龍三滚巨艦傾側若一杯然繼歷明月馬肝諸峽及人鮓甕其名皆大書于石上人鮓甕者言人沒溺于此若入甕中而為鮓也有兵書峽舟人指示之則見削崖萬丈下臨深淵巍不可下下不可升而兵書乃嵌于萬丈峽石之中央風吹𢫬書葉葉飄動不知孔明何能為此意其役

使然神乎自舟之入峽也榜人以竹繂挽之使
進繂者斷竹為大篾縷之以絲約長五六十余
文巴人目為火掌少陵詩百丈牽江色是也繚
舒卷上下日為厓石所摩萬一殊絕一舟之人
得無懼乎然自黃牛峽而上兩山束水峻絕無
路百丈篙師技皆莫展惟仗順風風揚帆擊楫日
可行二三十里風逆則舟與水鬬只尺不前矣
余舟將至歸州二十里許遙見水上一輕舟欲
歌而至乃歸州衛遣官來迎者余即奉母登其

舟舟人二十餘皆持短棹善避激湍蕩漾沱中其行甚[illegible]時抵州城下城南一山云是昭君村乃其生長之處也次蚤渡江導途由巴東巫山世傳巫山十二峯峯環水遶勢甚巉嶫余覽之南北兩岸相對其峯各六岡巒連亘稍露峯尖耳矣豈巖其高者反失其高邪緣思天台石梁世諺去地若千百丈吾蘇前輩陸公容宦遊此地親見崇可三四丈載于菽園記可稽也山水有跡尚不可盡信[illegible]以

感人者哉余至成都越明年壬寅夏五清灘兩
厓居民約百十餘家忽聞山中有哭聲凡歷三
夜識者虞其有變徙避深山脉者不從一夕厓
石迸裂崩入江中居民室宇傾沒幾盡巨石礙
江屹若城郭急流衝激若高屋之建瓴水㳽楫
不戒者漂入深淵莫知踪跡遙閣曩日所登樓
閣亦蕩然矣

嘉靖二十六年陝西澄城縣北八十里界頭嶺
山高百餘丈七月二十四日未時山吼聲如風

晝夜不息至二十七日子時劈裂一半而下東西移走三里南北五里山下有深潤土遂平塞撫臣謝公蘭御史徐君祚奏曰地道主靜而山恒不移今此山無故劈裂移走災異非常小民流移之象也

桂林吳公廷舉素勵清謹之操然矯情干名不達大體巡撫吳中凡院署嘢壞必命耗蔬成熟採摘以進或用站船或取民船裝載而往淹延道途瓜蔬腐壞則主者易之以行比至公所

未能即競而前物已三四易矣遽獲進于公則
精以誘于人人曰吾巡行吳地雖小菜亦自薪
以食無煩縣官而不煩呈送之勞公移廣寶乃
有什伯于市鬻者其他瑣屑于名皆類此
徐公晞江陰人為掾史嘗活一囚後役滿謁選
京師道出徐沛間值大雨雪趨道旁茅店避之
見曩所活囚夫婦隗壚賣酒喜公至羣挽留宿
酒次其人屢起入內出有愉色公問其故對曰
某今日夫妻團圞得以少延者皆公賜也自離

鄉國以來吾二人日夕言念以大恩久缺酧報
今天齊予人解后相遇某之屢起屢入者以此
意喻吾內欲其薦公枕席少覓一夕之權以申
素志耳初拒不從再三喻之始諾故不覺有慚
色公却席正色曰吾以爾里閈故且天寒大雪
權寄于此爾乃為此事以汙吾行邪如必欲行
此吾即遠避矣其人驚畏不敢再言是夜宿于
店中夢人告曰東嶽天齊仁聖帝龍鳳纏身
不知所謂比入京朝見值 成祖視朝天語云

北方玄武大將眞公[illegible]記錄[illegible]朝士不拘所品

皆可屬對久之若有應 命者公因思曩夕夢

中所得語若相符契遂曰所司曰假令掾吏能

對此亦可達乎所司曰爰不可即引睇至 御

前奏之 上大悅是日授吏部主事後公[illegible]

位至冢宰語云[illegible]定信夫公仁厚長者[illegible]

不欲傷人[illegible]璋峻潔之操尤不以[illegible]

時廢禮宜[illegible]而厚集之以休祐也孰云

兆庶之所[illegible]不在茲哉

世以公由[illegible]書起對云天下吏員惟有徐晞登二[illegible]以[illegible]上子豈無商輅中三元為對不知商公之[illegible]許公觀三試皆第一改姓黃建文時為侍中以禮部侍郎守安慶靖難師入金川門公朝服再拜自投于羅剎磯而死夫人翁氏被逮携二女沉于通濟橋下亦死嗟乎三舉奪幖一門秉節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此[illegible]可及也

予昔聞廣州遺有屋循之裔其人長二尺[illegible]

亭仲玉還自廣州為予言盧亭者結小茅屋居于海濱洲渚之上娶有妻妾捕魚為生人呼曰盧亭盧亭云見人有圖之者輙泅入海中能一二晝夜不出人則捨之而去然亦不能為人患也惟海上漁舟歲必餽銀一二錢以為常如不其然夜必潛往掣翻其舟故漁人畏之而或妻之以女盖其種類不蕃而其技亦止此疑即循之餘裔與

郡城有許瞽師頗諳數理與湖湘一商交久甚

曬知商年命不利勉其番歸商從之泝江而上至一村市舟泊焉見婦人携男女二將赴水商亟止之詢焉婦曰吾家豢豕爲生近吾夫忽出吾自鬻豕得白金一斤以上夫固驗之皆假銀也今吾計無出來就死耳商即說曰此假銀乃吾僕爲之汝第歸取來吾當易與汝婦携至商認曰吾固知其是也依數易與之商抵家一年無恙明年復至吳瞽師驚問曰汝得非有善事乎胡爲復得至此商以易金事對瞽曰衛云五

術修詩辯算或者其應在是然汝今年某月某日亦不易過以愚瞽見亦當速歸耳商隨返棹復抵前者泊舟之處婦方浣于江見商喜曰吾日前倉卒不暇留君回家延欵至今吾夫懊惱令必無辭商見其夫情誼懇洽尊酒淹延越日未已舟人以解維告主人且曰君去家不遠奚必藉此舟也商遂移裝登陸焉舟行大風忽作一舟之人皆葬魚腹商聞之震駭屈指計之舟覆之期即瞽師預定之日也後商寄書謝瞽師

傳道其詳[illegible]是後亦不再出矣

有山西人至洛中善治蝎毒凡蝎螫男子則以手摩之立愈若婦女則隔簾凝視其痛遂止此是呪法洛人有受其術者初時甚靈久後亦不應也王尹松雲爲余說

蘇郡守文安王公儀剛明有爲嘉靖間嘗謂民多隱田遂舉履畝丈量之法而委任匪人時倚有豪猾者苛刻特甚淹延郊野雞豚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市廛則使多人升屋引繩校量屋瓦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城中尺地坰外荒山無不起稅貲增田數十餘萬畝糧增二十三萬石有奇大槩蘇田甚窄無滿十分者以周文襄公量田九分者即以為十分號曰今量同故田有八分七分者亦以為十分足數時已傷于濫矣豪倖又于九分八分者悉出二分故得田比舊則較多其實田無所增而糧則溢出于[illegible][illegible]之外矣吾民何不幸而重罹此厄哉

有建議者曰今之[illegible]言不盡展其才而朝廷

不盡得其死力者由[illegible]無一交鋒朝廷即遣使者稽其財帛之出入而使者未必皆通達國體曉練軍務之士惟知蒙扶羅織以白己之無私甚則求賂無厭而故陷入于重罪以故將官功未足以成名而身已置于無一可容之地求其展布四體權陷廓清以充樹邊陲之保障如趙李牧漢魏尚烏可得哉余又聞內帑之發專為軍士衣糧之需相賞賚有功之用九邊之上巡撫總督諸臣侵漁掊尅入自權門以徼恩而

克禍者不少也將官習見亦效尤而乾沒焉曰吾饋總督權門以救死也非爲立功也此則邊庭之積弊獨柰何責將官哉今往年寓京師嚴氏父子勢方薰灼親昵邊官領銀方離戶部嚴氏豪僕數十闌之以入私家莫敢誰何閑邊官則云邊之所得十才六七耳其所闌入則皆總督諸臣及將官許饋之之數也使者非御史即給事中豈不知乎胡爲不究其漏泄之根而徒瑣瑣以詰責將官也亦惛矣

吾鄉有大差小差長差短差之說姑舉一事言之葉生夢泗者文莊公諸孫也屢困場屋晚歸林下不幸亦應是役一日縣公呼至後堂命以明日早往太倉賀兵憲可備金段金花羨裏羊酒早來伺候毋誤衆議往太倉皇備辦備其姑周夫人金二兩入夜倩工造花完次日携諸物至太倉送進州辦金花毋枝二兩較之葉生所造尤覺長大縣公見之瞋目而視葉生似不可當之夫妻二人言止收菓二盤餘並未[illegible]不受金花今亦一次

公自收餘悉令變價入官是歲秋試賓興又呼禁生辦酒生以送過兵憲禮辭縣公怒曰汝以前差即正差乎未也賓興酒非汝辦而何自郡守王公儀立法凡一應力役皆于丁田銀內動支不累里長此良法也今丁田銀不作諸項動支則丁田銀不知作何公用又旋收里長上櫃錢入官不知上櫃銀作何支銷茲復累及糧長乎無將秋試生員七十餘人并提調校官該辦酒八十卓每卓該銀一兩生家已落只得稱貸

辦完亦既苦矣至撥南運又欲生承行且懼以辭必重責今時南運較之北運尤苦以南都內官每收米壹石索例銀一兩此外又索諸般使費生雖強勉至京竟不能支憂懣而卒膺是役者如葉生之彫瘁奚翅千百惡能殫書余以葉生名臣之後且同研席故特著之耳

潘尼正叔岳從子也著安身論畧曰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又曰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又曰苟存乎道非不安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苟正乎心非不治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又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釋異辭曰絲匪玄黃水

固方員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
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

不通古訓未可與談經不識古字未可與解經
誠哉是言孔子對哀公曰妃以及妃此妃字即
配字古人配妃二字通用或者不通此義解作
后妃之妃夫國君之齊體可以稱妃也庶人之
妻亦可稱妃乎

孔子曰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
也此大王猶言太上耳解之者乃以為周之太

王且引太王不以養人者害人為證吾聞太王避狄遷岐矣何嘗慊乎天下乎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解曰孔甚也壬順也以上驩兜三苗例之安知非當時佞人姓名邪何取于甚順也

魯論自行束脩以上朱註未當鄭玄注云謂年十五以上也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臣不陷於不忠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謂束帶脩飭李固奏記王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肅宗詔曰議郎

鄭均束脩安貧杜詩云自行束脩從無毀玷沛郡太守薦劉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註云束脩潔也光武曰密令卓茂束身自脩細玩諸語則朱註之非自見矣

禮不下庶人解之者以為禮不及于庶人非也夫所謂庶人者指無爵者而言也使無爵而可無禮則庶人者其無婚姻喪祭乎其無男女飲食乎皆可無禮行之矣庶人之中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以野人而責其婚姻喪祭男女飲

僉蓋合古禮固有所不能若有君子之行而不爲士者亦將無禮行之乎盖下者卑下之義也禮不下庶人言禮不以庶人之微遂卑之而不俾之行也白虎通曰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其說亦似未瑩大學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何嘗以庶人而不脩身乎脩身其可廢禮乎

補三 友無禮于介婦石梁王氏曰友讀音感友字無一點為友有點為敢

古人詩不苟作恒有傑秀之句鎮壓古今人邈不可攀正在于此如左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峭蒨青葱閒竹栢得其真陶淵明日暮天無雲凉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子建驚風飄白日明月照高樓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郭景純翡翠戲蘭苕顔延年流雲藹青闕阮嗣宗緑水揚洪波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沈休文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潘安仁游魚動圓波謝宣遠輕霞冠秋

日范蔚宗蘭池清夏氣鮑明遠身世兩相棄[illegible]
文帝丹霞夾明月謝叔源水木湛清華江文通
日落長沙渚曾雲萬里生徐敬業迴首見長安
劉公幹汎汎東流水陸士衡明月一何朗謝靈
運白日麗江皋池塘生春草山水含清暉白雲
抱幽石心迹猶未并游僊纔浮行息必衡霍蕭
嶷高白雲屯玄霏入松門謝惠連亭亭映江月
玄暉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窗中列遠岫大
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

章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澄江淨如練紅藥當堦翻皆神品也

唐人詩派有于無啓無于有如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妙在關字自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緣何得入來妙在入字蝴蝶紛紛過墻去却疑春色在鄰家妙在在字

人皆云詩五言難七言易緣世人皆習學七言將謂爲尋常贈送之物而風格標韻興象華色皆下[illegible][illegible]故自以爲易耳太白七言僅兩篇右

不莫莫其合作者亦不過十篇盛唐諸公多者三四篇惟杜子美七言多至三十餘篇是可以爲易乎

詩最怕近如張文獻公簷風落鳥毳窗葉挂虫絲固自嘉耳

張曲江開元賢相其古今詩敷華藻于追琢寄維澤于幽潛興象超超情悰亦得獨牽心利名畏忤權勢遊衍篇章輒生憂惕似稍虧曠然之度耳我師高蘇門先生于湖湘刻二張集並傳

親為作序然曲江之詩非燕公可得班也

唐江詩云竹影横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黄昏宋林和靖易以暗香踈影變作梅詩便覺融化景象逈别然和靖梅詩亦止二句膾炙人口餘不足觀也

少陵太白皆千秋高步至唐劉眗輩品裁竟欽杜而左李識者恨之然自宋元洎　國初詞人非杜莫學曰吾希杜而止矣近時乃見少陵詩選豈其孤篇半格查滓猶有未融者邪

太白天才秀發流詞振響直若躡雲御風不落方格而飄揚縱恣亦非方格所能拘也至宮中行樂詞八首君父之前凜然超儆而不敢肆排比更勻抽配精切初疑非謫仙所作始知其才高乎時不欲沾沾作配偶之句耳

右丞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雄雄渾渾超絕今古送友人歸山歌一字千金矣盛唐諸公皆不能及如少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非為無見猶是着物緣

右丞襟情本自蕭遠加之屏棄聲色䏁悟虚靜故所得如此

謝監浮舟千仞壑搃轡萬尋巔不如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謝又云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不如淵明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

王仲宣迴首望長安不如徐敬業迴首見長安

敬業名悱徐勉之子

玄暉諸凡綴屬初不搆思未嘗追琢而裁摹景物咸出神化究其風致則翡翠之戲蘭苕芙蓉

之流秋水未足云喻也

顏延年詩長于朝廷郊廟若劒履趍蹌恒有餘犯之色康樂長于林巒川渚故遐討冥探極盡清華之趣

國初善鳴者高公季廸為最若孫伯融劉子高林子羽浦長源晏振之數十家卒無尚乎季廸也

薛西原重辭疊意蹈襲前人以水對山酷似學究徒以耽尚禪虛稍稱馴雅未詣玄極猥自列

于何李人若不自知耳

袁永之集初讀樂府諸篇煒而蕩已繼尋別韵鏗鏘播于宮懸鸞鳳翩于林岫又如舊婦靚粧肌體流媚而端持娟性獨整孤標諒是石渠之秀也

子安模擬雕鏤有意纂述追躡前人及傷情性稍乏閑道之言感年悼景千首一情鬱辭促節不病而顰者也至遊覽之篇豈其殷王岑之後將與謝並齊風而幽遠孤澹勝矣

空同輩才偉氣卓蕩不羈故每以傲倪之辭搖
弄二世其江右諸選沉秀典雅字字如畫吾其七
言欵歸矩矱逸氣故存君采駁其粗豪過矣
邊華泉稍得于五言而古詩七言皆非所長尤
服敗于賡韻或以齊眉何李李見其約也
孟有涯忠實有餘覽其序昌穀集則風人知[illegible]
耿耿弗磨
蔡林屋意外求工頗稱雅製磬枯禪肆筵蔬菌
具陳又若稚子橫笛時流別調而短韵悠揚宜

于松竹下聽之

我師高蘇門先生弱冠詩篇駸駸入古加之性味俱玄標格並秀故所詣超遠年踰三十出參吳藩志慘氣愁云胡不樂旋擢湖湘遂以考終[illegible]其詩具在韋蘇州張曲江之流也

升菴楊太史少小逸才蜚聲天祿諸有所作刻意以漢魏盛唐自期宋以後不屑也春興八首及古選諸什信娩美古人迨晚年酷好使事頗涉堆積猶大商炫露珍奇至不識其名目而寒

素之士稍不然之
王[illegible]宜長于[illegible]偶單多箱[illegible]之醇而少異入之
味故[illegible]老而不[illegible]淳輕而不[illegible]此其居胥晝少
宣九[illegible]之[illegible]乎
[illegible]九[illegible]行之長才慱學風神儁朗故藻翰之立
縣[illegible]茵[illegible]效睫前情融世外尤顧瞻風雅尚
風骨一篇一咏光采照人
大復詩如玉樹搖春風澄潭映秋月緣其襟情
東坦亦罕外慕而咏歌諸體粹然咸備一時[illegible]

輩皆莫能及矣才各有長若何公者未可以偏
長律之也覽明月流螢諸篇標韵可挹盛唐數
子何以讓焉
山人謝茂秦摹擬少陵日鍛月鍊亦覺其工近
代詞人其諸翩翩可嘌者也樂府評澄江净如
練頗涉牽泥
朱菱谿秋興八首可謂大雅不群他篇累牘亡
以越茲厥亂射陂鏗音繼響洋洋乎流燁于淮
之南矣

昌穀徐公之逝也年甫三十有三英英孤標天縱特秀抒詞吐句類非塵世間語豈化工亦忌之而弗昇其壽邪海宇於鑠之士誦談藝錄咸曰穆穆清微抽擢玄祕古人未嘗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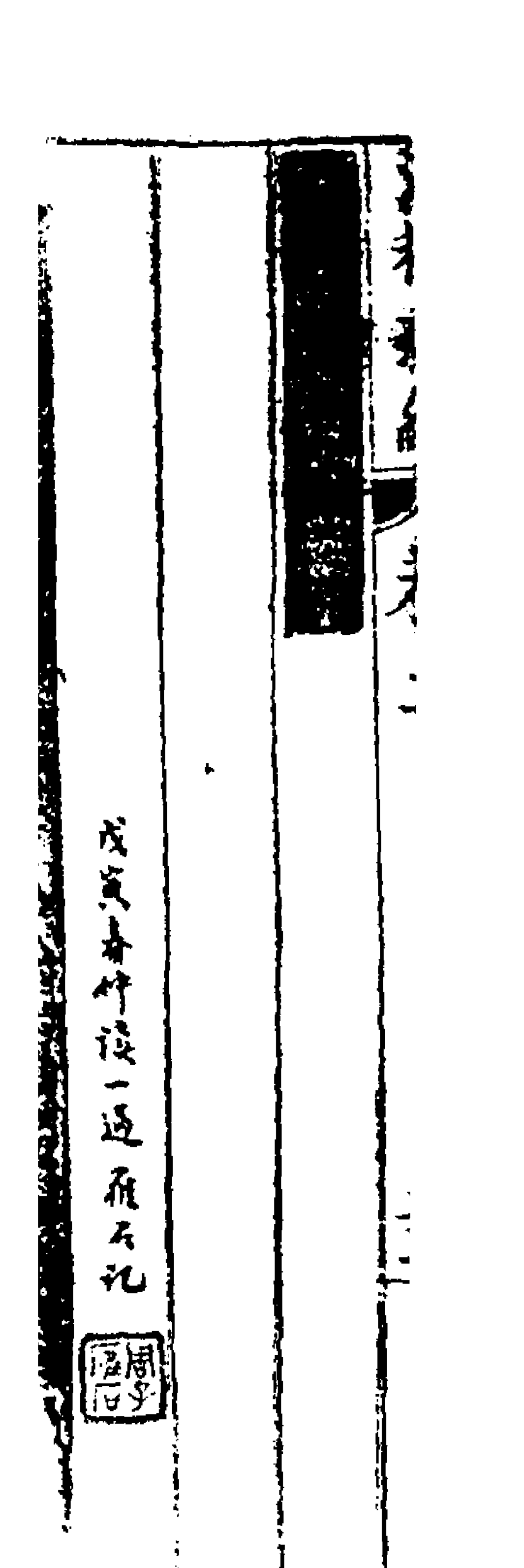
予兄歷巖山人諱詩靡室靡家韜精篇翰比老而彌篤迺能特立騷壇高揖群彥其流連山水之作皆清暉映發幽籟獨聞自許追蹤前哲亦其信之真也

唐公荊川蚤年之製絕是初唐何期末齡音節

頊變繹其微指將欲布理道于篇句闡禪虛于華藻故邪
衡山文公緣理性情詩宗閑澹西苑遊矚之篇尤稱合作停雲覽興率多質韻之音
楊維禎膚郁潘穀詩皆粗駁其稍善者亦皆鄭衛之溺音本無可觀當時將不見斥于季迪諸公而獨見憐于顧仲瑛氏亦云幸矣盲士至今猶或稱之將梧臺之石戡賦其真遼東之豕尚迷其白邪

予爲諸生時齋中柱貼云深居簡出學虎豹山林遠舉高飛儗鴻鵠沖霄漢邇來屛居[illegible]見室中母雞抱卵志意精專因嘆士人攻書如雞之伏卵則無不化者矣

人有言無欲易無名難愚則曰無欲難無名易


戊寅春仲讀一過　雁石記